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清列漢諾甫著

王凡西譯

上 海

滬濱書局發行

1930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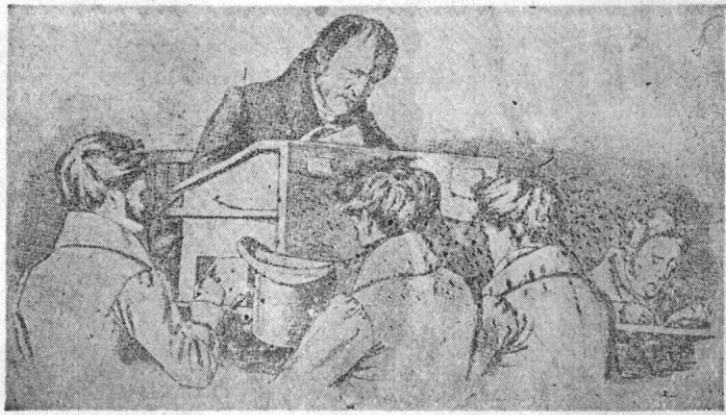


費兒巴黑 (Ludwig Feuerbach)

FUDAN JPZ000006147B 复旦图书馆



希脫老司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工作 室 中 的 黑 格 兒

Malfrid Frith
in 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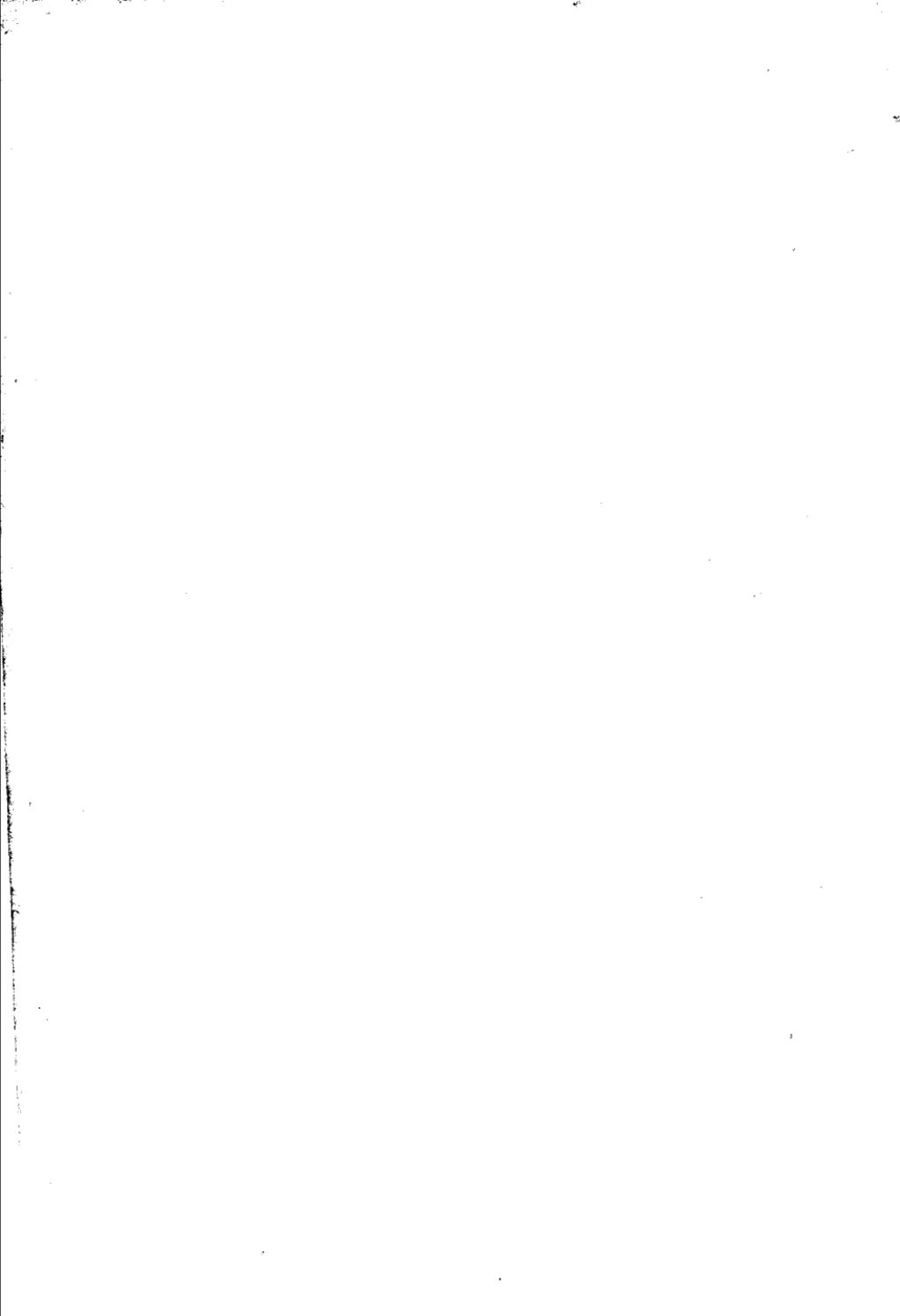
Wolfsen found

Sehr lieben lieben Kind bin ich die von der -
Büste, den Du gestohlen will ich mir anmer-
ken, daß Du sie möglicherweise gefunden haben
würdest wenn ich vorher nicht aufgezogen? Ich habe
Dankbarkeit vor Gotttag gebeten, man habe mich
benachrichtigt, daß alle Gestohlene mit Ausnahm
der Kleider an mich (nach) gefunden sind.
Dieses Gefüge am Wahnsinn, 3,4, 6, 8, 10, 12, 14
oder älteren, überwiegend waren aus Holz
mit etwas Ziegel zu Dekor, so glänzen die ersten
weil sie keinen Lichteinfall haben. Ich habe
in einer Galerie gefüllt, auf jedem kleinen
Sessel, ich fand es dann in den folgenden Ge-
schäften, ~~hier~~ und besonders viele auf den
Kleinen wo ich fanden gleich den kleinen zu
Haus aufzunehmen.

Jg. 1785

In ganzem
Jahre 1785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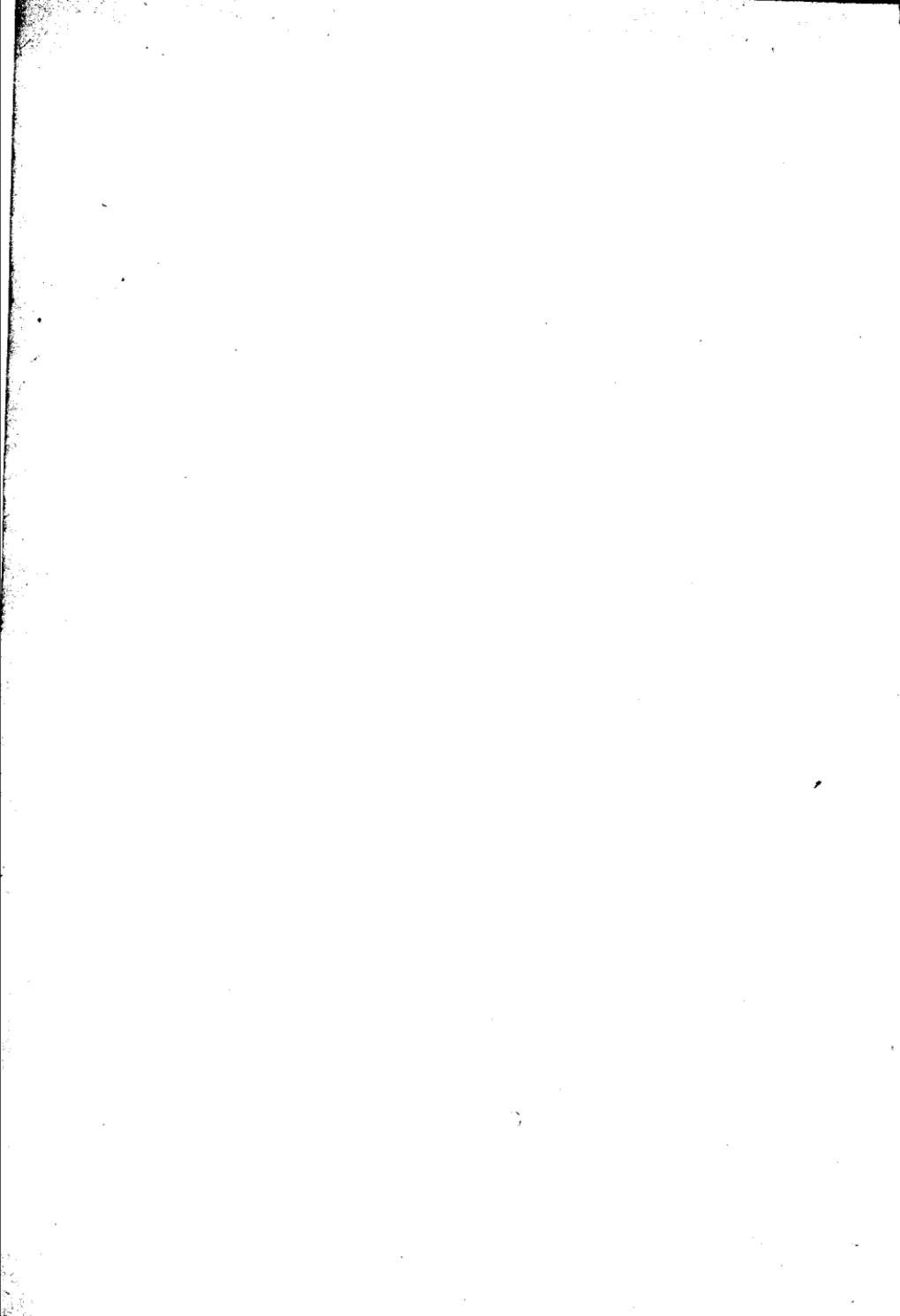
德國的唯心哲學，在十九世紀科學進步的歷史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就是在自然科學上她也有強烈的影響。不過比較的說來，各科中受其影響之最大者，總要算那法國人稱之爲道德的或政治的幾門科學了。她對這幾門科學的影響，誰也不能否認是獨一無二的。她在這方面提出了許多問題，並且還解決了一部分。而因這些問題之提出與解決，社會進化

的過程，纔能有科學研究的可能。我們祇叫舉一個雪林克 (Schelling) 的例，已足證此說之不誣；如當他解答了自由與必然間的關係問題（見其超越的唯心論之體系一書），影響於社會科學之形成者，既重且大。惟雪林克還不過開此事之先河而已，集德國唯心論的大成者，總要推黑格兒 (G. W. F. Hegel) 了。

黑格兒的影響，當然以及於其母國德意志的為最大。但除德國以外，受其影響之最大者，却不得不推俄羅斯了（註一）。

誰如不懂得黑格兒及費兒巴黑 (F. Feuerbach) 哲學的要點，則欲瞭解十九世紀西歐哲學及社會科學的歷史，是不可能的事。這一層道理，大概誰也懂得的吧。然而還有一件事情，本來也同樣的毋容爭辯的，不過初初一看總是不易懂得的：即那時的幾位俄國著作家，

彷彿在解決純粹的俄國問題，然實際上却正是歸結到這兩位非俄國的思想家呢。這事情似乎是很奇怪的吧；然而我以下的解釋，可以指明給你們看，實在這事情一點兒都不奇怪。現在我祇指出這一點來，即一切的道理，都在於黑格兒及費兒巴黑的哲學體系中的科學性；至於這一個科學性，我們得指明的，當然是始見於黑格兒。



自喬爾南塞夫斯基(N. G. Chornershevski)被強暴地打下了文台以後，我們俄國先進的新人物們，很瞧不起德國的“玄學”，他們以為大體上說來，黑格兒縱不是一個反動的，總是一個保守的思想家，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的，黑格兒晚年的生活，與他早年的大不同了。他早年，與雪林克爲伍，在透並根(Tubingen)的附近，散播着自由的種子，他書

中的字裏行間，都充溢着熱情的呼喊：“自由萬歲！”“盧騷萬歲！”但當其暮年，在其著“法律哲學”時代，他實際上（白林斯基Belinski
(註)最懂得那時的黑格兒。）已在宣傳那“哲學與現實調和”的福音了。然黑格兒哲學體系的主要優點，絕不是他暮年的創作，這是他從自己的理論前提上得出來的實用的保守結論。此哲學體系之所以能在哲學史上佔得首位——至少是首位中之一——者，絕對不是因為牠做了什麼特別有價值的實用結論，而是因為牠證實了幾個理論上的法則；這幾個法則是極其重要的，不特為每個想締造正確的世界觀的思想家所必具，就是每一個實際的行動家，想自覺地來重建四圍的社會制度者，也必須要懂得的。黑格兒自己也這樣的講過：哲學所重者為方法，而不是結果，即不是

某幾個零碎的結論。所以對他的哲學，我們也應該從方法的觀點來看牠。

誰都知道，黑格兒稱他自己的方法爲辯證的。爲什麼黑格兒要這樣稱牠呢？

黑格兒在精神現象學 (Phenomenologie des Geistes.) 一書中，以對話比擬人生。其意爲我人之觀點隨生活經驗之影響而漸變，也正猶兩人談話時，在其精神內容豐富的談話過程中，兩人的意見均發生變動一樣。黑格兒既以這樣談話的進程來比擬意識的進程，因名之爲辯證法，或曰辯證的運動。講到辯證法這一個名詞，本早見用於柏拉圖，惟闡發其深刻的及其重要意義者，則僅黑格兒而已。黑格兒以爲辯證法是任何科學認識的精神。辯證法是一切運動，一切生命及現實中一切在完成着的事物的原則。按照黑格兒的話講來，

凡物皆有終極，這不僅因外界的原故，即照事物的本性，會否定自身，轉到那與自身相反的地步去。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拿來用作解釋辯證法本性的例子。一切皆流，一切皆變，一切皆滅。黑格兒以全能之神來比擬辯證法的力量。辯證法是一種不可超越的力，逆者皆亡。同時，在生命的每一個單另的區域中，每一個單另的現象上，都能使人覺察到有辯證法在。一個運動的物體，某分鐘在某一點上，然同一分鐘，也可以說不在那點上了，因牠若祇停留在這一點上，則已無所謂運動的了。任何運動都是生動的矛盾。任何運動都是辯證法的過程。而自然的全生命就是一個運動。因此，要研究自然，無條件地要站在辯證法的觀點上。所以黑格兒那時很兇的責備這些忘了辯證法的自然的研究者（註二），這班研究自然

的先生們，極呆板地把各種東西分類，相互間竟有鴻溝之隔，然實際上，這些東西常互相轉變，起着辯證法的運動，所以就在這太呆板的分類上，黑格兒罵他們最厲害的。後來生物學上的轉變說大盛，故已很明顯地證明給我們道：黑格兒的責備是有極深刻的理論根基的。化學上的新發明，也同樣地證明黑格兒意見的正確。然他的自然哲學，却是黑格兒哲學體系中最弱的一部分，這也是毋容置疑的。黑格兒在“論理學”，“歷史哲學”，及在一般的社會生活哲學與“精神哲學”上，不知要強到多少倍。也就在這種地方，他貢獻於十九世紀社會思想的進化者獨惠。

雖然，下面的幾層意思，也不得不指出來的。我們知道黑格兒的觀點是進化的觀點。但進化這東西，可以極不同地去解釋牠。即現今